

正道

何常在 © 著

潜龙勿用

从一文不名到缔造传奇
只因他选择了人间正道

正道

何常在◎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正道 / 何常在著.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218-11221-3

I. ①正…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2651号

Zheng Dao

正道

何常在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莹

策 划：林苑中
责任编辑：李 敏
装帧设计：仙 境
责任技编：周 杰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mm× 1092 mm 1/16
印 张：24 字 数：367千
版 次：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5240

目 录

01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 001

以郑道的性格，何无咎再是出身豪门，再是风云人物，也和他全无关系，他不会对何无咎投去太多关注的目光。如果不是何无咎的名字很有内涵，也暗含玄机，何无咎再是光芒四射，郑道也许都记不住何无咎是何许人也。

02 有意雪中送炭，无意锦上添花 / 049

胡说犹豫了，没想到一辈子打鹰，反倒被鹰啄了眼，郑道制定的赌石规则让他左右为难，有心一次性卖出全部原石，又担心切出翡翠他无法从中获利。一般当场切出翡翠，他回购的概率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如果不是靠回购赚钱，他的店早开不下去了。就算一年切出一块翡翠，也足够他吃一年了。

03 筋斗云再厉害，也翻不出命运之手 / 097

“担忧他不好控制？”关得意味深长地笑了，“如果一个人可以被你牢牢控制，他的成就肯定极其有限，永远不会超过你的高度。越是不好控制的人，可塑性越强。记住一点，我们成立的五人组，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团队，而是一个肩负着重大使命的团队。一个团队的成功动力永远不是因为赚钱，而是时刻牢记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04 世间万事万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 145

看到沈雅老泪纵横、惊喜交加抱着郑道的情形，何无咎虽然此时此刻距离沈向葳不到三米远，但他瞬间感觉自己和沈向葳之间的距离在以光速拉长。完了，他心中一声喟叹，除非有奇迹出现，否则郑道会踩着他的肩膀上位，成为沈向葳生命中最亲近的人。

05 蠢蠢欲动，再启战端 / 193

毕问天心中一跳，郑道果然是聪明人，一语中的。他微一沉吟，笑道：“一刀之恩用一茶之谊来报答，已经足够了。以后我们交往，以心相交。以金相交，金耗则忘。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逝人伤。唯心相交，静行致远。”

06 虚晃一枪，从容破局 / 247

沈雅心中暗叹，郑道心明如镜，刚才的话，似乎是随口一说，却又维护了他和付先山的友情。他清楚得很，郑道并非是为付先山开脱，因为郑道肯定不知道付先山的真正用意，说实话，他也不敢肯定付先山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不过不管如何，他都为郑道的聪明暗暗赞叹，对郑道更多了好感。

07 别有用心的礼物 / 280

沈雅暗想，凭郑道的年龄和阅历，他不可能是如郑隐一样深藏不露的高人，因为年龄永远是他无法逾越的最大问题。在有些时候，年轻就是资本。但在有些事情上，年轻就是最大的不足。

08 剑，该出鞘了 / 334

郑道还清楚，沈雅表面上温润如玉，深沉雅正，实际上，他如水的性格虽为而不争，却也包含了排山倒海之威。就如涓涓细流确实无害，汇聚在一起，成为大江大河之后，在风起云涌之时，也有摧毁一切的洪水之猛。说来沈雅对于参股甚至是控股吉朵国际，一直没有断了念头，一直在等候时机的来临。

01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以郑道的性格，何无咎再是出身豪门，再是风云人物，也和他全无关系，他不会对他何无咎投去太多关注的目光。如果不是何无咎的名字很有内涵，也暗含玄机，何无咎再是光芒四射，郑道也许都记不住何无咎是何许人也。

一言难尽世苍茫

“轰隆隆……”

一声闷雷如同在头顶炸响，震得窗户瑟瑟发抖，仿佛就连房子也在沉睡中被惊醒，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年久失修的声响。

郑道睁大一双惊恐的眼睛，从睡梦中醒来。在闪电的照亮下，他脸色惨白，满身大汗，似乎刚从水里出来一般。

“爸……”郑道稳了稳心神，跳下床。平常爸爸最怕打雷了，他担心爸爸受到惊吓，“你没事吧？别怕，有我在。”

没有回应。

又一道闪电闪过，照亮了房间中的每一个角落。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古色古香的书架，书架上摆满了书籍，书有厚有薄，但无一例外全是线装古书，有些书看上去已经残缺不全了，却依然被如奉至宝一般规规矩矩地摆放在书架之上。

《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千金要方》《难经》《伤寒杂病论》《华佗神

方》《神仙济世良方》一类的中医书籍摆放在最上面，下面一层是《周易》《山海经》以及《奇门遁甲》一类的奇书。

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和上古三大奇书《山海经》《周易》《奇门遁甲》被摆放在一起，也不知有何用意。

喝了一口凉白开，郑道来到客厅，顿时惊呆了。客厅窗户大开，雨水倒灌进来，地面湿了一片。狂风吹动窗帘，乱成一团。

出什么事情了？难道爸爸不在？郑道心思大乱，忙关了窗户，一回身，一道闪电再次闪过，照亮了整个客厅——茶几上，一把青灰色的镇尺压着一张飘摇的白纸。

白纸被雨水打湿了，字迹有几分模糊，但郑道依然可以一眼分辨清楚是爸爸的亲笔！

“郑道，见字如面！”

郑道一瞬间屏住了呼吸。尽管窗外狂风大作，雷声阵阵，暴雨倾盆，他的心思却一片澄净，风吹不进雨打不来，就如一座封闭的孤城。

字透纸背，苍劲有力，铁钩银划的字迹一如爸爸刚强的性格。郑道心中喟叹一声，作为中医传人，本应行事中正平和，爸爸却一直改不了过激的秉性，总是喜欢意气用事，往往过犹不及，最终刚强易折，许多事情要么半途而废，要么功亏一篑。因此，一生不得志，穷困潦倒。

一个人的字迹就是一个人性格的真实体现。爸爸的字是不错，可惜用力过猛，笔画虽笔走龙蛇，却失之圆润，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缺少了阴柔之意的中和，爸爸的字总是肃杀之气过重而生长之意欠缺。

请原谅爸爸的不辞而别，爸爸有不得已的苦衷。郑道，你也不要枉费心思寻找爸爸，爸爸既然不辞而别，就不会让你找到。也不要问为什么，好好生活，好好做好自己，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别人有用的人，爸爸就无比欣慰了。不为良相必为良医，是我辈的座右铭。爸爸见多了世态炎凉，也经历了太多沧桑，所以有一句话你一定要记在心上——千万不要暴露你的真实身份！切记，切记！不管是在谁面前，也

不管是不是人命关天，一定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身上的秘密！

只言片语平生事，一言难尽世苍茫。郑道，爸爸送你三句话。其一，道是天上神仙本，德为世间富贵根！如果富而不道贵而不德，就算富贵加身，也会大祸临门。

其二，为什么人会得肺癌、肝癌，甚至脑癌，却没有心癌？又为什么有一句话偏偏又说病由心生？

其三，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

谨记，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郑道，如果有一天我们父子得以重逢，爸爸希望你平平安安，哪怕只得温饱，也不要游走在达官贵人之中以求荣华富贵。平安是福，安稳是福，洒脱也是福。洪福好享，清福难得。如果有一天你悟透了爸爸所留的三句话，你就会知道一个道理——人间正道是清福！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逢飘尽悲歌气，泥絮招来薄幸名。十有九八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难成，春鸟秋虫自作声！爸爸向来书生意气，却又深知百无一用是书生，偏偏总被清名累。忽荣忽辱总虚名，怎奈黄梁梦不醒。现在爸爸醒了，要走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希望你能理解爸爸，让爸爸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得到安稳。

爸爸半生飘零一事无成，不要让爸爸的悲剧在你身上重演。郑道，从此以后，天地宽广，就是你一个人的世界了。保重！

从小和爸爸相依为命的郑道，从来没有见过妈妈，只听爸爸说过妈妈在刚生下他不久就离开了他们，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是出国了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语焉不详。郑道在多次询问无果的情况下，心思也就淡了，不再追究妈妈的最终下落。

风雨不知何时停了，郑道穿过客厅，来到露台之上，仰望星空。狂风暴雨过后的夜空，如漆如墨，繁星点点，银河璀璨，有惊心动魄之美。星空恒久、无忧地俯视苍生大地，如永恒的真理，永远地悬挂在头顶。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郑道一人独立在露台之上，面东背西，心沉如水，不动如松，直到东方泛白。

从今以后，一切都要靠自己了，郑道面对冉冉升起的朝阳，脸色一如既往地平静。他和爸爸相依为命多年，早就养成了坚强的心性。虽然爸爸的离去对他打击不小，不过经过了一个晚上的思索之后，他理解了爸爸的苦衷并且接受了现实。

只是他现在还只是一个大五的学生，既无工作又没了经济来源，该怎么生存下去？爸爸再三强调不让他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等于是为他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郑道无奈地一笑，自言自语道：“爸，既然你也一再教导我不为良相必为良医，却又让我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不是自相矛盾吗？我可不想学黄景仁，一生贫困而死。”

爸爸郑隐最喜欢黄景仁的诗，不管是“百无一用是书生”还是“为谁风露立中宵”，时常被爸爸挂在嘴边，一为欣赏，一为感叹自己身世。这位有着“乾隆六十年第一人”美誉的天才诗人黄景仁，却时乖命蹇，落拓平生，年仅三十五岁就贫病而终。

回到客厅，待了片刻，郑道才推开爸爸卧室的房门。卧室内，空空如也，除了一床一桌一书架之外，再没有多余的摆设，可谓一贫如洗。床铺得十分平整，被子也叠得整整齐齐，所有的东西都物归原位，摆放平稳，可见爸爸走时十分从容，没有丝毫慌乱，也说明他今日之举早有预谋，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摇了摇头，回到客厅，郑道刚坐下，楼道就传来了上楼的脚步声。

“郑道，起床没有？我上去了。”

一个轻灵欢快的声音传入了耳中，伴随着窗外阳光明媚的早晨的到来，就如雨后的天空一般明净而辽远。

何小羽上身穿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背心，胸前的两个蓓蕾将背心高高拱起，下面只穿了一条刚刚盖住内裤的短裤，衬托得浑圆的屁股紧绷绷地呼之欲出。修长的大腿白中透着粉红，匀称细致，闪现出青春特有的诱人的光泽。巴掌脸，淡眉，身高一米六五的她，就如一株郁郁葱葱的乔木，亭亭玉立又充满了勃勃生机。

拎了四个烧饼、两碗小米粥和一碟咸菜的何小羽，轻快如枝头的小鸟，跳跃之间就来到了郑道的面前，将东西放在了茶几之上：“你和叔叔的早饭，

趁热吃，别凉了……”然后她左顾右盼：“咦，叔叔呢？”

话刚说完，何小羽突然飞起一脚，直取郑道的胸前。她杏眼圆睁，来势汹汹，只一瞬间，她的右脚就距离郑道的胸口不足一尺之遥了。

“吃我一拳！”何小羽先出脚后出声警告，显然是不想让郑道躲过她的偷袭。而且明明是飞起一脚，却说吃她一拳，让人啼笑皆非。

郑道微微一笑，也不见他怎么动作，身子只稍微错后半步，就躲开了何小羽的袭击，然后右手一伸一探，就将她的右脚脚踝抓在手中。

何小羽左脚站立，右脚呈九十度被郑道悬在空中，金鸡独立的姿势将她的身材和一双完美的大腿暴露无遗。二十岁的她，长相清纯甜美，像是十六七岁的高中女生。再加上她的马尾辫摇来摇去，谁第一眼都会被她的外表迷惑，以为她是一个未成年的萝莉。

“放开我。”何小羽偷袭不成反被捉，只好耍赖，“讨厌，每次都被你躲过，还被你得手，你也不知道让我一次，真是的。快告诉我，为什么我每次打你你都能躲过去……郑哥哥？”

最后一句拉长了声调，像是哀求又像是撒娇。

郑道早就习惯了她的伎俩，懒得理她，手一推一送，就将何小羽推到一边。

何小羽却还是不甘心，伸出右臂抱住了郑道的脖子，嘻嘻一笑：“郑哥哥，你服不服？”

郑道无奈地笑了笑。从五年前认识何小羽到现在，五年的时间，一个青葱的少女已经长成了一个鲜艳欲滴的女孩。可是何小羽个子长高了，身体发育成熟了，对他的依赖或者说信任还停留在刚认识时的阶段，浑然不觉得她和他过于亲密的接触已经超过了男女友情的正常界限。

所以郑道被何小羽抱住脖子，要说反抗，只一个动作就可以甩开她，只是他的头抵在何小羽的胸前，绵软而有弹性的感觉是不错，却也不敢乱动，唯恐有耍流氓的嫌疑。感受到何小羽胳膊微凉而细腻的肉感，他难免有几分意动。

想起爸爸一再告诫他，瓜田李下要避嫌，不管是在人屋檐下还是在人胳膊下，要谦虚地低头。郑道就点了点头，老老实实在地回答：“服了，服了还

不行吗？快放开我，我要吃饭。”

“好吧，认输就饶了你。”何小羽扬扬得意，还以为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还顺手揪了揪郑道的耳朵，“郑哥哥，你说如果有一天我嫁给你，天天这么欺负你，你会不会疯掉？”

开什么玩笑，疯掉？郑道会这么没有心理承受能力？他肯定会傻掉！

何小羽却忽然脸红了，很没形象地伸手揉了揉右胸，小声嘟囔了一句：“坏蛋，臭道，碰到不该碰的地方了。”

郑道装没看见没听见，又不是他主动并且故意去碰的，他还冤呢！不过这事儿只能憋在心里，男人得大度。

已是六月的天气，北部平原的省会城市石门，已经步入了夏天。只不过毕竟还没有到真正炎热的时节，一早一晚还有几分凉意。如何小羽一般早起穿得如此清凉的女孩并不多，就连郑道也能感受到雨后早晨的清新和凉爽。

不过这也说明何小羽由于经常跑步健身的缘故，体质比一般女孩要好许多。女性一般是阴寒体质，夏天虽热，却是内凉外热，并不适合过于单薄的着装，否则凉气入体，反倒容易生病。郑道善意地提醒过何小羽几次，她却不听。好在他也知道小羽比寻常女孩子气血通畅并且精气神充足，也就没再坚持。

郑道住的是一栋二层的别墅，当然了，不是他的房子，他只是和爸爸租住了二楼，一楼是房东何不悟和何小羽的住处。

何小羽是不悟的独生女。

何小羽心里藏不住事情，转身就忘了刚才的一出，她背着手、踮着脚尖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才又想起刚才问过的问题：“咦，叔叔怎么不见了？去哪里了？”

平常何小羽上来送早饭，都是郑道和郑隐一起出现，今天何小羽就觉得十分纳闷。

“我爸……出远门了，一时半会儿估计不会回来了。”郑道拿过烧饼咬了一大口，吃得津津有味，丝毫没有受到爸爸离去的影响，“至于我为什么每次都能躲开你的偷袭，原因就是每次出手总是肩膀先动，稍有眼力的人都会发现你要有所行动了。”

“我可是每天都在练习八段锦，现在身体柔软如绸缎、韧性如弹簧，不

可能打不过你，难道你练的是太极？”何小羽咬着手指笑了，忽然想起郑道刚才的话，又愣住了，“叔叔出远门了，为什么要出远门？去哪里了？什么时候回来？哎呀，他走了，你一个人可怎么生活？”

“不知道。”何小羽的问题太多了，郑道要是知道就好了。他懒得多想，喝了一口粥，点头赞道：“粥比以前好喝多了，有木柴铁锅的香气，何叔的厨艺见长。”

“你太厉害了，郑道，怪不得爸爸说你长了一个狗鼻子，特别灵……”意识到了失言，何小羽吐着舌头笑了，“我可没有骂你的意思，你别多想。不过你就算多想也没关系，反正我不怕你，反正你打不过我。”

说完，她坐在一边，双手托腮，目不转睛地盯着郑道吃饭，脸上流露出欣喜和开心。阳光从东边的窗户透过玻璃落在了她的头上，就如一团火烧云在燃烧，她整个人都沐浴在光芒之下，近乎透明的耳朵以及布满细细绒毛的脸庞，还有修长的脖颈、性感的锁骨，无一处不透露出她青春四溢的美丽。

郑道看了看表，六点多了，他三下两下吃完烧饼喝完粥，起身说道：“走，去上课。”

早已习惯了郑道干脆利落的性格的何小羽，跳了起来，几下收拾干净郑道剩下的早饭，欢快地跳着下楼：“等我一下，我换了衣服就来。”

如一头小鹿一般的何小羽，蹦蹦跳跳下楼而去。她的背影就像露台上的大白猫，身材矫健而肌肉匀称，在早晨阳光的照耀下，充满了力量和美感。只不过她跑动的时候，左边胳膊总是不经意地微微颤动几下，如果不仔细观察绝对无法发现，就连她自己也丝毫没有察觉。

郑道微微皱眉，想起了爸爸的再三叮嘱，话到嘴边又强行咽了回去，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郑道一言不发来到了楼下，站在一楼的门口等何小羽。

说是别墅，其实面积也只有两百多平方米，上下两层。一楼有院子和停车位，院子有五十平方米大小，西边有一个葡萄架和一个取暖用的锅炉，东边是停车位，停车位上没有汽车，只有一辆几乎快要散架的大二八自行车和一堆杂物。

大二八自行车是何不悟的专用交通工具。

大二八自行车靠墙停放，墙上长满了爬山虎和丝瓜。丝瓜长势良好，有的有小孩子手臂粗细，有的有一米多长，在早晨阳光的照耀下，很是喜人，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二楼对应一楼停车位的位置，是一处十平方米左右的露台。平常没事的时候，郑道会和爸爸在露台下棋、聊天，留下了无数欢声笑语和对未来的向往。

何小羽和郑道一样，也是生长在单亲家庭之中。何不悟丧妻十几年没有再娶，一个人拉扯何小羽长大，很不容易。不过郑道不理解何不悟为什么不重新组建家庭，虽然交通工具是一辆老态龙钟的大二八自行车，但作为根正苗红的拆一代，何不悟的名下除了拥有眼前的一栋别墅之外，至少还有三套一百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在房价高不可攀的今天，作为三套房子、一栋别墅的主人，想再找一个女人搭伙过日子，不是一件难事。

以不变应万变

但何不悟就是宁愿单身也不愿再婚。听何小羽说，何不悟是忘不了死去的妻子，对别的女人再难动情。不过就郑道观察，每天借酒浇愁一喝就醉一醉就哭一哭就后悔喝酒的资深酒鬼何不悟，怕是因为有什么伤心事或是难言之隐才没有再娶。

何不悟平生有三大爱好：一是酒，嗜酒如命；二是烟，烟不离手，一天三盒以上；三是抠门，极度抠门，是一个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一半当成一块钱用的超级严监生。

出于好心，郑道也不止一次告诉何不悟，酒伤的不是肝，是神经细胞。神经细胞是人体之中唯一不可再生的细胞，喝多了酒，神经细胞受损严重，小心得老年痴呆症。烟就更不用说了，每天三包烟，引发肺癌的概率甚至接近百分之百。而过于吝啬也会导致心胸狭窄，容易引发气血不足，从而生病。何不悟听了只是一脸讥笑，并不理会郑道的良言相劝，反倒指责郑道多管闲事或是不安好心。

郑道和爸爸郑隐租了何不悟两层别墅的第二层，每个月的房租是两千元。严格来说，何不悟的别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别墅，是城中村改造的回迁

楼。作为善良村的村民,受益于石门的飞速发展,何不悟名下的土地被征收之后,被补偿了一栋两层小楼和三套住宅,从此他就过上了只收房租不用上班赚钱的包租公的幸福生活。

改造之后的善良村被包围在二环之内,几百栋两层小楼连成一片,蔚为壮观,善良村每家每户都有一栋。

改造之后的善良村就改名为善良庄了。

善良庄虽然位于二环之内,但却紧邻二环,并且是在东二环和北二环的交界处,比较偏僻,所以房价不高,出租价格也低。否则以郑隐的收入,说什么也租不起一层楼。石门的格局是向东南、西北方向发展,东北和西南地广人稀。

郑道和爸爸之前虽然一直在石门,却漂泊不定,到处租房子住,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住过三年以上。在他的印象中,爸爸除了带他不断地搬家之外,也在不停地换工作,水暖工、安装工、木工、电工,甚至是工地上的小工,为了生计,只要赚钱,爸爸从不挑剔,连破烂都捡过。

即使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山穷水尽身无分文,三天没有吃饭,爸爸也依然坚持了底线,没有用平生所学来改变现状。尽管郑道很不理解爸爸的做法,却对爸爸恪守为人原则的坚定深为叹服。“贫贱不能移”用在爸爸身上,确实再合适不过。

习惯了搬家的他在善良庄一住就是五年,整个大学期间难得地享受了安稳,没有颠沛流离,不知不觉间他一颗心也就沉静了许多,将善良庄当成了故乡。

眼见再有两个月郑道就要大学毕业了,毕业后,他就可以赚钱养家了,再也不用爸爸如此劳累地操劳生活。尽管说来,他和爸爸就如浮萍一般在天地之间飘荡,没有一个安稳的家,但至少两个人在一起还有家的感觉……没想到爸爸却意外失踪了。

尽管早就习惯了爸爸的古怪脾气,比如空有一身绝技却从不示人救人,更不用来谋生。再比如有时对明天充满了期待,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突然之间却又心灰意冷,对所有事情都提不起兴趣。还不到五十岁的爸爸,颓废、苍老、落魄,扔到乞丐堆里和乞丐没什么区别。

但对郑道来说，爸爸是人生的导师和指路明灯，也是心灵上的慰藉。从小失去妈妈的他，备尝人生艰辛，和爸爸相依为命多年，爸爸不仅仅是爸爸，也是他在世间唯一的亲人。骤然失去爸爸，他表面上平静如水并且若无其事，其实内心沉重而悲怆，还是很不好受。

“快走，爸爸还没醒，别让他发现我们……”正想得入神时，何小羽从房间中飞一样冲了出来。换了一身长裙的她，随风摇曳，如一只在阳光下穿梭的蝴蝶，轻灵如风飘逸如梦，尤其是健美的小腿和紧致的身材，让她如一片轻灵的羽毛几乎飘然飞起——小羽的名字名如其人。

郑道微一点头，转身迈下台阶，正要迈出院子时，身后蓦然传来一声破锣一般的咳嗽，咳嗽中还伴随着吐痰声，正是喜欢熬夜、经常抽烟的人早起之时喉咙刺痒痰多气喘的常见症状。

“哎呀，爸爸醒了！”何小羽做了一个鬼脸，伸手拉过郑道的手，“赶紧的，可别让爸爸啰唆，一到交房租的时候，他就会一呀二呀说个没完，会让你觉得晚交一天房租就上对不起天下对不起地中间对不起空气，烦都烦死了……”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何小羽，你背后说老爸的坏话，难道就没有觉得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上对不起天下对不起地中间对不起空气……”何不悟沙哑如破锣一般的嗓音在背后响起，刚说第一句话时，人还在房间之内，最后一句话还没有说完，人已经来到了院中，挡住了郑道和何小羽的去路。

又矮又胖的何不悟长得其貌不扬，不，应该说几乎是奇丑无比了。除了大红的酒糟鼻格外醒目之外，还秃头、罗锅，一双大大的招风耳又十分引人注目，总体来说，何不悟的长相几乎综合了所有丑人的特点，堪称集大成的丑老头。

其实面相长得丑倒也无妨，随着年纪的增长，人老了之后，心善就会面善，哪怕年轻时丑得惊天动地，如果一直心存善念，到晚年也会慈眉善目。当然，如果一个人很老了还是一副穷凶极恶之相，可见此人是从小坏到老了。

何不悟倒不是长得穷凶极恶，而是丑得滑稽，丑得好玩。虽丑，却不让人厌恶。只不过他的气色不太好，不但嘴唇发黑发紫，脸上也弥漫着一层黑

气，正是心脏不好而且经常熬夜并且饮酒过度的症状。

只看了何不悟一眼，郑道心中就猛然跳了几跳。双眼浮肿脚步虚浮的何不悟，眉宇之间又多了一丝不堪之气，“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不好，何不悟的病情加重了。

望气是郑道的看家本领，只不过想起爸爸以前的再三教诲以及所留的书信，他还是强忍着没有说出真相。

“何叔……”郑道想要说几句什么，刚一开口，就被何不悟打断了。

“叔你个头，有钱就是叔，没钱就是猪，该交房租了，拿来！”何不悟伸出胖胖的右手，右手手心呈现红润之色，且大小鱼际红色加深，比起前段时间又多了几重。

手掌红色，多有热症，而大小鱼际红色加深，是高血压或肝硬化的征象，若短期内红色加重，则是脑出血的危险信号。再结合他刚才对何不悟的望色，郑道心中蓦然闪过一个强烈的念头……

“不交房租，立马搬家，没得商量。”何不悟见郑道不说话，翻了翻白眼，“别以为你认识我好几年了，跟我有什麼交情，告诉你，没有！我只认钱不认人，交情算什么东西？能当饭吃，能当钱花？交情就是交钱了才有人情，懂不？”

每次催交房租的时候，何不悟都是一个德行，仿佛只要晚交一天房租他就吃了天大的亏一样，郑道早就见怪不怪了，也不多解释什么。若是平常，房租问题自有爸爸解决，现在爸爸突然消失了，他连吃饭都成问题，哪里有钱交房租？

郑道只好硬着头皮说道：“不是还差三天吗？三天后一定会交上，我又不会跑掉，是吧，何叔？还有，就凭我和小羽五年的朋友，你说我会欠你房租不交吗？不交房租，我连小羽都对不起。”

“别提小羽，更不要打小羽的主意，听到没有？小羽和你不是朋友，她是你的房东。”何不悟是何许人也，察言观色间就发现了郑道的底气不足，一伸手就抓住了郑道的衣领，“不对，你不会是没钱了吧？不行，现在必须交钱，不交钱立马走人。”

郑道轻轻后退一步，也不见他怎么躲闪，何不悟抓住郑道衣领的右手就

落空了。他本来站在何不悟的南向，是下风，一转身间就换了方位，站在了何不悟的北面，呈居高临下之势。

本来何不悟还自恃身为房东比郑道高一等，所以气势很足，不料方位一变，忽然间就觉得仿佛气场被打破了一个口子，气势立时为之一泄。

脸色平静、有着与二十二岁年纪不相称的笃定的郑道，沉着冷静之余，浑身上下还弥漫一股让人不敢冒犯的气息。他脚尖一点，就远离了何不悟两米之外：“何叔，我说三天交钱肯定会交上，如果交不上，我会自动搬出去！”

“爸！”

何小羽气坏了，爸爸天大便宜占不够一点小亏也不吃的葛朗台兼严监生综合体的为人，让她多少次在外人面前颜面尽失，甚至是无颜见人。节俭是美德，但凡事要有度，节俭到了吝啬并且一毛不拔的地步就过犹不及了，尤其是爸爸不分远近，不管是谁，只要涉及利益一律认钱不认人的做法着实让人无地自容。

“爸什么爸，如果我没钱养活你长大，我一样不是你爸，是路人甲！你少插嘴，记住了，你是我的女儿，必须和我一条心。你从小到大，吃的穿的用的花的全是从房租中来的，不收房租，难道要收西北风？”何不悟对何小羽怒目而视，一副恨不得要吃了何小羽的凶样，“不要忘了爸爸含辛茹苦养你长大，又当爹又当妈，多不容易，你还向着外人，你有良心有孝心有人心有……”

“打住，打住！”何小羽头大了，伸手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她太了解爸爸了，如果任由他说下去，一口气诉苦一个半小时也不会有一句重复，她拉起郑道就跑，“三十六计，跑为上策。快跑，郑哥哥。”

郑道手腕一翻，动作隐蔽而娴熟地躲开了何小羽的拉扯。他不是遇事就逃避的性格，站立原地不动：“何叔，我明天交钱应该可以吧？”

“哼，最晚明天晚上，如果不交钱，你就立马走人。”何不悟气势减弱了几分，因为他意识到了刚才郑道看似无意地挣脱了他的右手的举动，似乎暗含了什么玄机。他虽然为人极度小气，却很有眼色，知道凡事要顺势而为的道理，而且现在郑道站在他的北面，不知何故，隐约有力压他一头之势，让